

集部

別本韓文考異卷三十六

宋　王伯大　重編

雜文

瘞硯銘（銘或作文）

隴西李觀元賓始從進士貢在京師或貽之硯既四年悲歡窮泰未甞廢其用凡與之試藝春官實二年登上第行于褒谷（此下或有間字）役者劉胥誤墜之地毀焉乃匣歸

埋于京師里中昌黎韓愈其友人也贊且識云

土乎質陶乎成器復其質非生死類全斯用毀不忍棄

斯閣作期非是埋而識之仁之義硯乎硯乎與瓦礫異

毛穎傳

洪曰退之毛穎傳柳子厚以為怪予以為子虛烏有之比其流出於莊周寓言舊史云愈作毛穎傳譏戲不近人情此文章之甚紕繆者天下有識者固少而舊史所見如此可發一笑樊曰李肇國史補謂公此傳其文尤高不下遷史談藪亦謂此傳似太史公筆

毛穎者中山人也其先明眎與視同禮兎曰明視佐禹治東方土

句養萬物有功因封于卯地死為十二神治方作理土方作吐屬下句云孔氏之書注曰土能吐生百穀義取此○今按東方卯位此正為下文封於卯地死為十二神而言也然兔與卯皆不屬土與方所引孔說不合又不見其所吐何者可養萬物兼治東方為句語意亦似未足惟參同契云兔者吐生光則兔乃有吐義然似亦只與下文當吐而生之說相表裏止是自吐其子而無吐養萬物之意未見其必可據也若作治東方土而自為一句但以平水土而言則於語勢無闕而下句養萬物有功為奏庶鮮食之義意亦自明故今且從諸本其以十二物為十二神相承已久亦未見所從來并闕之以俟知者

嘗曰吾子孫神明之後不可與物同當吐而生已而果然當吐而生見本草明眎八世孫㲋乃侯切補注兔子也論衡曰兔舐毫而孕及其生子

從口而出名曰䖘音販俗呼曰䶁世傳當殷時居中山得神仙之術能匿光使物竊妲娥騎蟾蜍入月其後代遂隱不仕云䶁方云蜀本音奴鉤切爾雅兔子䖘郭注云俗呼曰䨲䶁與䴅同居東郭者曰毚七旬切狡兔也狡而善走與韓盧爭能盧不及盧怒與宋鵲謀而殺之醢其家者下或有號東郭三字或有號東郭毚而無曰字方云說文狡兔曰毚戰國策作逡鵲或作促方云廣雅曰韓盧宋鵲犬屬字林促音鵲宋良犬也秦始皇時蒙將軍恬南伐楚次中山將大獵以懼楚中山在秦東北非伐楚所當次也此固寓言然亦不為無失召左右庶長與軍尉以連山筮之得天與人文之兆方無

右字非是筵者賀曰今日之獲不角不牙衣褐之徒缺口而長鬚八竅而趺音夫足付居獨取其髦簡牘是資天下同其書秦其遂兼諸侯乎方云筵詞皆用古韻詩祈父予王之爪牙靡所止居古牙吾通髦與資亦然一云崔豹古今注蒙恬造筆以柘木為管鹿毛為柱羊毛為被非兔毫也公豈他有所自邪○今按髦資與居叶今北人語猶謂毛為謨公作董生詩咨與書漁叶皆可證也遂獵圍毛氏之族拔其豪載頴而歸獻俘于章臺宮聚其族而加束縛焉豪方作毫非是下之毫同秦皇帝使恬賜之湯沐而封諸管城號曰管城子或無曰字日見親寵任事頴為人强記而便敏自結

繩之代以及秦事無不纂録陰陽卜筮占相醫方族氏山經地志字書圖畫九流百家天人之書及至浮圖老子外國之説皆所詳悉又通于當代之務官府簿書市井貨錢注記惟上所使自秦皇帝及太子扶蘇胡亥丞相斯中軍府令高下及國人無不愛重皇上或有知字相下或有李字又善隨人意正直邪曲巧拙一隨其人雖見廢棄終默不洩雖下或有後字惟不喜武士然見請亦時往累拜中書令與上益狎上嘗呼為中書君上親決事以衡石自程雖

宮人不得立左右獨穎與執燭者常侍上休方罷穎與絳人陳玄弘農(虢州唐絳州貢墨虢州貢瓦硯會稽貢紙故借名之)陶泓及會稽褚先生友善相推致其出處必偕上召穎三人者不待詔輒俱往上未嘗怪焉後因進見上將有任使拂拭之因免冠謝上見其髮禿又所摹畫不能稱上意(摹方作摹)上嘻笑曰中書君老而禿不任吾用(嘻或作喜非是)吾嘗謂君中書君今不中書邪(君今君或作而)對曰臣所謂盡心者因不復召歸封邑終于管城其子孫甚多散處中國夷狄皆冒

管城惟居中山者能繼父祖業

太史公曰毛氏有兩族其一姬姓文王之子封於毛所謂魯衛毛聃者也戰國時有毛公毛遂獨中山之族不知其本所出子孫最為蕃昌（方無為字）春秋之成見絕於孔子而非其罪及蒙將軍拔中山之豪始皇封諸管城世遂有名而姬姓之毛無聞（豪方作毫非是諸或作之）穎始以俘見卒見任使（見或作幸）秦之滅諸侯穎與有功賞不酬勞以老見踈秦真少恩哉

下邳侯革華傳

方云閣本無此篇劉龍圖煜云或言此篇不類退之文及得本校果無趙璘因話錄謂革華傳稱韓文公皆後人所誣是唐人已知其偽然杭本文粹皆錄洪謂始錄於歐公非也

今按此當全篇刪去

送窮文

洪曰予嘗見文宗備問云顓頊高辛時宮中生一子不着完衣號爲窮子其後正月晦死宮人葬之相謂曰今日送窮子自爾相承送之又唐四時寶鑑云高陽氏子好衣弊食糜正月晦巷死世作糜弃破衣是日祝於巷曰除貧也補注張文潛曰公送窮文蓋出子雲

逐貧賦大抵擬前人文章如子雲解嘲擬宋玉答客難退之進學解擬子雲解嘲柳子厚晉問擬枚乘七發皆文章之美也鼂無咎取公此文於續楚詞系之曰愈以屢窮不遭時若有物焉為之故托於鬼嘐彼窮我者車船飲食謝而遠之而窮不可去也則燒車與船延之上坐亦卒歸於正義云

元和六年正月乙丑晦主人使奴星孫曰星公之奴名結柳作車縛草為船載糗去從切又丘救切祝曰熬米爾雅云麥也周禮糗粉餈粮粮糧也之良切輿糧奴星或有復出星字輿或作與牛繫軛下引帆上檣軛音尼車轅之前牛繫軛下言車引帆上檣言船也三揖窮鬼而告之曰聞子行有日矣鄙人

不敢問所塗竊具船與車備載糗粻日下方無矣字竊或作躬日吉時良利行四方子飯一盂子啜一觴攜朋挈儔去故就新駕塵彉音霍又廓郭二音張弩也風與電爭先子無底滯之尤我有資送之恩子等有意于行乎屏息潛聽如聞音聲若嘯若啼砉呼號切欻許勿切云暴起廣嘎於求切歎也嚶於耕切毛髮盡豎竦肩縮頸疑有而無久乃可明若有言者曰吾與子居四十年餘子在孩提吾不子愚子學子耕求官與名惟子是從不變于初門神戶靈我叱我呵包羞詭道志

不在他子還南荒熱爍濕蒸我非其鄉百鬼欺陵太學四年朝虀暮鹽惟我保汝人皆汝嫌自初及終未始背汝心無異謀口絶行語於何聽聞云我當去是必夫子信讒有間于予也我鬼非人安用車船鼻齅臭香糗粻可捐單獨一身誰為朋儔子茍備知可數已不不甫鳩切已與以同以又與與同子能盡言可謂聖智情狀既露敢不迴避迴或作曲主人應之曰子以吾為真不知也邪子之朋儔非六非四朋儔方作儔朋六方作三非是在十去五滿七除二各有主張私

立名字捩(力結切 拗捩也)手覆羹轉喉觸諱凡所以使吾面目可憎語言無味者皆子之志也(目方作貌)其名曰智窮矯矯亢亢惡圓喜方羞為姦欺不忍害傷其次曰學窮傲數與名摘抉(上他歷切下於決切摘發也抉出也)杳微高挹羣言執神之機又其次曰文窮(曰文上或有名字)不專一能怪怪奇奇不可時施祇以自嬉又其次曰命窮影與形殊面醜心妍利居衆後責在人先又其次曰交窮磨肌戞骨吐出心肝企足以待置我讎寃凡此五鬼為吾五患饑我寒我興訛

造訕能使我迷人莫能間朝悔其行暮已復然蠅營蠅營聲詩營營青蠅狗苟驅去復還洪曰魏王思性急嘗執筆作書蠅集筆端驅去復來思怒逐蠅不得還乃取筆擲地言未畢五鬼相與張眼吐舌跳踉偃仆抵掌頓脚失笑相顧徐謂主人曰子知我名凡我所為驅我令去小黠大癡補注筆墨閒錄曰予讀抱朴子云小黠大愚洪駒父曰非也小黠大癡三國志自有全文。方云淮南子人不小學不大迷不小慧不大愚又抱朴子凡人多以小黠而大愚人生一世其久幾何吾立子名百世不磨小人君子其心不同惟乖於時乃與天通惟或作雖非是攜持琬琰易一羊皮飫於

肥甘慕彼糠糜天下知子誰過於予雖遭斥逐不忍子踈謂予不信請質詩書主人於是垂頭喪氣上手稱謝燒車與船延之上座之或作入

鱷魚文

鱷或作鰐。朱居靖秀水閒居録云鱷魚之狀龍吻虎爪蟹目鼉鱗尾長数尺末大如箕芒刺成鉤仍有膠粘多於水濵潛伏人畜近以尾擊取盖猶象之任鼻也

維年月日或作維元和十四年四月二十四云潮州刺史韓愈使軍事衙推秦濟以羊一猪一投惡谿之潭水以與鱷魚食而告

之曰昔先王既有天下列山澤罔繩擉初朔切莊子冬則擉鼈於江是也刃以除蟲蛇惡物為民害者驅而出之四海之外列新書作迥方云音力制反遮道也罔作網或作網方云莊子擉之言刺也字從手之外方無之字及後王德薄不能遠有則江漢之間尚皆棄之以與蠻夷楚越方無後王二字或無蠻字況潮嶺海之間去京師萬里哉潮方作湖而無海字或作嶺海而并無潮湖字○今按此言潮州乃嶺海之間去京師遠也但公於潮州亦有祭太湖神文則只作湖嶺亦通更詳之鱷魚之涵淹卵育于此亦固其所今天子嗣唐位神聖慈武今字閤本在子下非是四海之外六合之內皆撫

而有之況禹跡所揜揚州之近地潮州於古為揚州之境刺史縣令之所治出貢賦以供天地宗廟百神之祀之壤者哉鱷魚其不可與刺史雜處此土也刺史受天子命守此土治此民而鱷魚睅戶版切出目貌左傳曰睅其目然不安谿潭據處食民畜熊豕鹿麞以肥其身以種其子孫與刺史抗拒爭為長雄睅然方云左氏睅其目睅目出貌安上或有下字不或作而或無處字○今按此恐有脫誤疑當云睅然不去據溪潭食民豕畜云云乃是更詳之亢拒或無亢字長雄方云漢薛宣傳上黨少豪俊易長雄刺史雖駑弱亦安肯為鱷魚低首下心伈伈睍睍上悉

枕切下胡典切伈懼貌睍小目貌為民吏羞以偷活於此邪心或作身方作中云洪謂中身也禮曰文子其中退然國語余左執鬼中注身也○今按二本皆通然意新史作心為近故從之睍目出貌本或作睍睍息咨反視也方云或校作睆睆窮視貌莊子睆睆然在徽纆之中○今按恐當作睆為是耶方作也且承天子命以來為吏固其勢不得不與鱷魚辯鱷魚有知其聽刺史言方無言字潮之州大海在其南鯨鵬之大蝦蟹之細無不容歸以生以食鱷魚朝發而夕至也今與鱷魚約盡三日其率醜類南徙于海以避天子之命吏三日不能至五日五日不能至七日七日不能

是終不肯徙也是不有刺史聽從其言也不然則是鱷魚冥頑不靈刺史雖有言不聞不知也夫傲天子之命吏不聽其言不徙以避之與冥頑不靈而為民物害者皆可殺與冥或無冥字而為方無而字刺史則選材技吏民操强弓毒矢以與鱷魚從事或無史字必盡殺乃止其無悔

別本韓文考異卷三十六

別本韓文考異卷三十七
宋 王伯大 重編
行狀
故金紫光禄大夫檢校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汴州刺史充宣武軍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管内支度營田汴宋亳潁等州觀察處置等使上柱國隴西郡開國公贈太

傳董公行狀題中或無支度二字

曾祖仁琬皇任梁州博士

祖大禮皇贈右散騎常侍

父伯良皇贈尚書左僕射

公諱晉字混成河中虞鄉萬歲里人少以明經上第宣皇帝居原州公在原州宰相以公善為文任翰林之選聞選下或有既以字召見拜秘書省校書郎入翰林為學士三年出入左右天子以為謹愿賜緋魚袋累升為衛尉寺

丞出翰林以疾辭拜汾州司馬崔圓為揚州詔以公為圓節度判官攝殿中侍御史以軍事如京師朝天子識之拜殿中侍御史內供奉由殿中為侍御史入尚書省為主客員外郎由主客為祠部郎中先皇帝時兵部侍郎李涵如回紇下沒切古匈奴也亦作鶻立可敦詔公兼侍御史賜紫金魚袋為涵判官回紇之人來曰唐之復土疆取回紇力焉約我為市馬既入而歸我賄不足我於使人乎取之市字絕句方以馬字屬上句而復出馬字連下文為句非是涵懼不敢對視公

公與之言曰我之復土壃爾信有力焉吾非無馬而與爾為市為賜不既多乎公與或作公為與上方無而字爾之馬歲至吾數所矩切皮而歸貲邊吏請致詰也至上方無五字而天無吾字皆非是子念爾有勞故下詔禁侵犯方無故字諸戎畏我大國之爾與也莫敢校焉爾之父子寧而畜馬蕃者非我誰使之於是其衆皆環公拜是下或無其字既又相率南面序拜皆兩舉手曰不敢復有意大國兩舉或作舉兩方云此用莊子盜跖大怒兩展其足也方無復字自回紇歸拜司勲郎中未嘗言回紇之事遷祕書

少監歷太府太常二寺亞卿為左金吾衛將軍今上即位以大行皇帝山陵出財賦拜太府卿由太府為左散騎常侍兼御史中丞知臺事三司使選擢才俊有威風始公為金吾未盡一月拜太府（未盡方作始盡）九日又為中丞朝夕入議事於是宰相請以公為華州刺史拜華州刺史潼關防禦鎮國軍使朱泚之亂加御史大夫詔至于上所又拜國子祭酒兼御史大夫宣慰恒州於是朱滔自范陽以回紇之師助亂人大恐（人下或有心字或有心字無大字）公

既至恒州恒州即日奉詔出兵與滔戰大破走之還至河中李懷光反上如梁州懷光所率皆朔方兵公知其謀與朱泚合也患之造懷光言曰公之功天下無與敵公之過未有聞于人其至上所言公之情上寛明將無不赦宥焉乃能為朱泚臣乎（與敵上或有以字）彼為臣而背其君茍得志于公何有且公既為太尉矣彼雖寵公何有加此彼不能事君能以臣事公乎公能事彼而有不能事君乎彼知天下之怒朝夕戮死者也故求其同罪而

與之比公何所利焉或無故字公之敵彼有餘力不如明告之絕而起兵襲取之清宮而迎天子庶人服而請罪有司罪下或有於字雖有大過猶將揜焉如公則誰敢議語已懷光拜曰天賜公活懷光之命喜且泣公亦泣則又語其將卒如語懷光者將卒呼曰天賜公活吾三軍之命拜且泣公亦泣故懷光卒不與朱泚當是時懷光幾不反公氣仁語若不能出口及當事乃更疎亮捷給其詞忠其容貌溫然故有言于人無不信下或有之字明年上復京

師拜左金吾衛大將軍由大金吾為尚書左丞又為太常卿由太常拜門下侍郎平章事在宰相位凡五年所奏于上前者皆二帝三王之道由秦漢以降未嘗言以或作已退歸未嘗言所言於上者於人子弟有私問者公曰宰相所職繫天下句天下安危宰相之能與否可見欲知宰相之能與否如此視之其可凡所謀議於上前者不足道也故其事卒不聞或無復出天下二字以疾病辭於上前者不記退以表辭者八方許之記或作已拜禮部尚書制曰

事上盡大臣之節又曰一心奉公於是天下知公之有言於上也初公為宰相時五月朔會朝天子在位公卿百執事在廷侍中贊百僚賀中書侍郎平章事竇參攝中書令當傳詔疾作不能事疾上或有辭字非是凡將大朝會當事者既受命皆先日習儀于時未有詔公卿相顧公逡巡進北面言曰攝中書令臣某病不能事臣請代某事於是南面宣致詔詞事已復位進退甚詳為禮部四年拜兵部尚書入謝上語問日晏謝下方有遲字問日晏三字或作移時復

有入謝者上喜曰董某疾且損矣出語人曰董公且復相既二日拜東都留守判東都尚書省事充東都畿汝州都防禦使兼御史大夫仍為兵部尚書或無州字由留守未盡五月拜檢校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汴州刺史宣武軍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管内支度營田汴宋亳頴等州觀察處置等使或無田字汴州自大歷來多兵事劉玄佐益其師至十萬玄佐死子士寧代之畋遊無度其將李萬榮乘其畋也逐之或無畋遊字無度或作無幾方云考之傳

士寧每畋獵數日方還或本非是萬榮為節度一年其將韓惟清張彥林作亂求殺萬榮不尅度下或有使字三年萬榮病風昏不知事其子乃復欲為士寧之故監軍使俱文珍與其將鄧惟恭執之歸京師而萬榮死詔未至惟恭權軍事公既受命遂行劉宗經韋弘景韓愈實從不以兵衛及鄭州逆者不至鄭州人為公懼或勸公止以待有自汴州出者言於公曰不可入公不對遂行宿圃田滎陽西圃田澤是也明日食中牟逆者至宿八角明日惟恭及諸將至遂逆以

入者或有至字及郛三軍縁道讙聲庶人壯者呼老非是以或作與

者泣婦人啼遂入以居初立佐死吳湊代之或無初字及𦙍

聞亂歸士寧萬榮皆自為而後命軍士將以為常故惟

恭亦有志以公之速也不及謀遂出逆既而私其人覬

公之所為以告曰公無為惟恭喜知公之無害己也委

心焉進見公者退皆曰公仁人也聞公言者皆曰公仁

人也環以相告故大和初立佐遇軍士厚士寧懼復加

厚焉至萬榮如士寧志懼下方有不字云士寧懼其無以繼也若去不字則下文皆衍

○今按士寧萬榮專命竊據故懼士卒之圖已而後加厚焉尋上下文未見其惜費而薄之之意也况以下文又加厚每加厚推之不字之衍甚切方説誤矣

及韓張亂又加厚以懷之至于惟恭每加厚焉故士卒驕不能禦則置腹心之士幕於公庭廡下挾弓執劍以須日出而入前者去日入而出後者至寒暑時至則加勞賜酒肉故士下或有寧字非是公至之明日皆罷之貞元十二年七月也明日二字方作時非是八月上命汝州刺史陸長源為御史大夫行軍司馬楊凝自左司郎中為檢校吏部郎中觀察判官杜倫自前殿中侍

御史為檢校工部員外郎節度判官孟叔度自殿中侍御史為檢校金部員外郎支度營田判官職事脩人俗化嘉禾生白鵲集蒼烏來巢嘉瓜同蔕聯實事下或有既字俗或作民蒼烏方云舊本多作蒼鳥家語蒼鳥鴈也瑞應圖有蒼也四方至者歸以告其帥小大咸懷有所疑輒使來問有交惡者公與平之累請朝不許及有疾又請之且曰人心易動軍旅多虞及臣之生計不先定至于他日事或難期猶不許十五年二月三日薨于位上三日罷朝贈太傅使吏部員外郎楊

於陵來祭弔其子贈布帛米有加公之將薨也命其子三日斂既斂而行於行之四日汴州亂故君子以公為知人或無既斂二字知或作智公之薨也汴州人歌之曰濁流洋洋有闢其郛闃道讙呼公來之初今公之歸公在喪車又歌曰公既來止東人以完今公没矣人誰與安人誰或作其誰○今按外集作其非是始公為華州亦有惠愛人思之公居處恭無妾媵不飲酒不謟笑好惡無所偏與人交泊如也未甞言兵有問者曰吾志於教化享年七十六階累升為

金紫光禄大夫勲累升為上柱國爵累升為隴西郡開國公娶南陽張氏夫人後娶京兆韋氏夫人皆先公終四子全道溪全素澥全道全素皆上所賜名全道為祕書省著作郎溪為祕書省祕書郎全素為大理評事澥為太常寺太祝皆善士有學行諸本溪作全湲澥作全澥方云考世系表董溪志溪澥皆無全字蓋全道全素出於賜名也或無為大理評事五字謹具歴官行事狀伏請牒考功并牒太常議所謚牒史館請垂編録或無伏字謹狀或作狀上

貞元十五年五月十八日故吏前汴宋亳頴等州觀察推官將仕郎試祕書省校書郎韓愈

狀

與汝州盧郎中論薦侯喜狀

方無薦字云盧虔也喜嘗為虔作復黄陂記

進士侯喜

右其人為文甚古立志甚堅行止取捨有士君子之操家貧親老無援於朝在舉場十餘年竟無知遇或無知字無愈

常慕其才而恨其屈與之還往歲月已多嘗欲薦之於主司言之于上位名卑官賤其路無由觀其所為文未嘗不掩卷長歎（主司或作有司長或作而）去年愈從調選本欲攜持同行適遇其人自有家事迍邅（上音屯下音饘）坎軻又廢一年（事或作難）及春末自京還怪其久絕消息五月初至此自言為閣下所知辭氣激揚面有矜色曰侯喜死不恨矣喜辭親入關羇旅道路見王公數百未嘗有如盧公之知我也（王公下或有大人字或有貴人字）此者分將委棄泥塗老死草野

今胷中之氣勃勃然復有仕進之路矣愈感其言賀之以酒謂之曰盧公天下之賢刺史也未聞有所推引盖難其人而重其事今子𤅢為選首其言死不恨固宜也古所謂知已者正如此耳身在貧賤為天下所不知獨見遇於大賢乃可貴耳若自有名聲又託形勢此乃市道之事又何足貴乎子之遇知于盧公真所謂知已者也士之修身立節而竟不遇知已前古以來不可勝數或日接滕而不相知或異世而相慕以其遭逢之難故

曰士為知己者死不其然乎不其然乎或無復出四字不其或作其不閣下既已知佚生而愈復以佚生言於閣下者非為佚生謀也感知己之難遇大閣下之德而憐佚生之心故因其行而獻於左右焉謹狀

論今年權停舉選狀

右臣伏見今月十日勅今年諸色舉選宜權停者道路相傳皆云以歲之旱陛下憐憫京師之人慮其乏食故權停舉選以絶其來者所以省費而足食也臣伏思之

竊以為十口之家益之以一二人於食未有所費今京師之人不啻百萬都計舉者不過五七千人并其僮僕畜馬不當京師百萬分之一以十口之家計之誠未為有所損益分上或無萬字又今年雖旱去歲大豐商賈之家必有儲蓄舉選者皆齎持資用以有易無未見其弊今若暫停舉選或恐所害實深一則遠近驚惶二則人士失業臣聞古之求雨之詞樊曰春秋威五年公羊傳曰大雩者何云云曰人失職歟然則人之失職足以致旱今緣旱而停舉選是使

人失職而召災也臣又聞君者陽也臣者陰也獨陽為旱獨陰為水今者陛下聖明在上雖堯舜無以加之而羣臣之賢不及于古又不能盡心於國與陛下同心助陛下為理有君無臣是以久旱以臣之愚以為宜求純信之士骨鯁之臣憂國如家忘身奉上者超其爵位置在左右如殷高宗之用傅說周文王之舉太公齊桓公之拔甯戚漢武帝之取公孫弘清閑之餘時賜召問必能輔宣王化銷殄旱災公孫彧無公字王化方作主化臣雖非朝官月

受俸錢歳受禄粟苟有所知不敢不言謹詣光順門奉狀以聞伏聽聖旨

御史臺上論天旱人饑狀

韓曰公既上此疏專政者惡之十二月奏貶連州陽山縣令具神道碑

右臣伏以今年已來京畿諸縣夏逢亢旱秋又早霜田種所收十不存一陛下恩踰慈母仁過春陽租賦之間例皆蠲免所徵至少所放至多上恩雖弘下困猶甚至聞有棄子逐妻以求口食折屋伐樹以納税錢寒餒道

途斃踣蒲北切又四豆切僵尸也溝壑有者皆已輸納無者徒被追徵臣愚以為此皆羣臣之所未言陛下之所未知者也臣竊見陛下憐念黎元同于赤子至或犯法當戮猶且寬而宥之況此無辜之人豈有知而不救又京師者四方之腹心國家之根本其百姓實宜倍加憂恤今瑞雪頻降來年必豐急之則得少而人傷緩之則事存而利遠伏乞特勑京兆府應今年税錢及草粟等在百姓腹内徵未得者並且停徵容至來年蠶麥庶得少有存立

腹或作復方云德宗十四年詔諸道州府應貞元八年至十一年兩稅及榷酒錢在百姓腹內者並除放○今按腹內謂應納而未納者甞見國初時官文書元有此語如今言名下也臣至陋至愚無所知識或無知字受恩思效有言輒言無任懇欵慙懼之至謹錄奏聞謹奏

請復國子監生徒狀

國子監應三館祝曰國子館太學館四門館學生等準六典孫曰唐六典三十卷開元十年起居舍人陸堅被詔撰玄宗手寫六條曰理典教典禮典政典刑典事典至二十六年書成國子館學生三百人皆取文武三品已上及國公子孫

從三品已上曾孫補充已或作以下同太學館學生五百人皆取五品已上及郡縣公子孫從三品已上曾孫補充或無從字四門館學生五百人皆取七品已上及侯伯子男子補充

右國家典章崇重庠序近日趨競未復本源至使公卿子孫恥遊太學工商凡冗或處上庠今聖道大明儒風復振恐須革正以贊鴻猷今請國子館並依六典其太學館量許取長參官八品已上子弟充其四門館亦量

許取無資廕有才業人充如有資廕不補學生應舉者請禮部不在收試限其新補人有冒廕者請牒送法司科罪縁今年舉期已近伏請去上都五百里内特許非時收補其五百里外且任鄉貢至來年春一時收補其廚粮度支先給二百七十四人今請準新補人數量加支給謹具如前伏聽處分

唐故贈絳州刺史馬府君行狀

君諱其字其（諱其或作諱彙）其先為嬴姓當周之衰處晉為趙

氏晉亡而趙氏為諸侯其後益大與齊楚韓魏燕為六國俱稱王其別子趙奢當趙時破秦軍閼與閼與地名有功號馬服君子孫由是以馬為氏方無時字梁有安州刺史侍中贈太尉岫岫生喬卿任襄州主簿國亂去官不仕喬卿生君才隋末為薊令燕王藝師之以有幽都之衆薊或作蒯苦懷切武德初朝京師拜武侯大將軍封南陽郡公卒葬大梁新里趙郡李華刻碑頌之君才生珉為玉鈐衛倉曹參軍事贈尚書左僕射生季龍為嵐州刺史贈司

空清河崔元翰銘其德于碑在新里司空生燧為司徒侍中北平王贈太傅謚莊武莊武之勲勞在策書君其長子也少舉明經司徒公作藩太原授河南府參軍建中四年司徒公使將武人子弟才力之士三百人朝行在扞衛獻御服用物弓甲煮器幄幕奔走危難上嘉其勤超拜太常丞賜章服還少府少監太僕少卿嘉方司作喜徒公之薨也刺臂出血書佛經千餘言期以報德廬墓側植松栢終喪又拜太僕少卿疾病一年貞元十八年

七月二十五日終于家凡年四十有五七或作十其弟少府監暢上印綬求追贈贈絳州刺史布帛百匹君在家行孝友待賓客朋友有信義其守官恭慎舉職其朝獻奉父命不避難其居喪有過人行初司徒公娶河南元氏封頻川郡夫人贈許國甍少府始孩顧託以其姪為繼室是為陳國夫人陳國無子愛君與少府如已生其甍也君與少府喪之猶實生已親負土封其墓陳國無子或作夫人無子夫人滎陽鄭氏王屋縣令況之女有賢行侍君疾逾

年不下堂食菜飲水藥物必自擇將進輒先嘗方書本草恒置左右子男二人敕前左衛倉曹參軍敭音羊右清道率府胄曹參軍女子一人在室雖皆幼侍疾居喪如成人愈既世通家詳聞其世系事業今葬有期日從少府請掇其大者為行狀托立言之君子而圖其不朽焉

復讎狀

蜀本此狀首云元和六年九月富平縣人梁悅為父報仇殺人自投縣請罪勑復仇殺人固有彞典以其申冤請罪視死如歸自詣公門發於天性志在徇節本無求生寧失不經

特從減死且決杖一百配流循州於是史官職方員外郎韓愈獻議云云方云公於時未為史官也此後人以史文增入閣本舊本皆無之

右伏奉今月五日勑復讎據禮經則義不同天徵法令則殺人者死禮法二事皆王教之端有此異同必資論辯宜令都省集議聞奏者端上或有大字朝議郎行尚書職方員外郎上騎都尉韓愈議曰伏以子復父讎見於春秋見於禮記又見周官又見諸子史不可勝數未有非而罪之者也最宜詳於律而律無其條非闕文也蓋以為

不許復讎則傷孝子之心而乖先王之訓許復讎則人將倚法專殺無以禁止其端矣律無下方有有字夫律雖本於聖人然執而行之者有司也經之所明者制有司者也丁寧其義於經而深沒其文於律者其意將使法吏一斷於法而經術之士得引經而議也將方作特周官曰凡殺人而義者令勿讎讎之則死義宜也明殺人而不得其宜者子得復讎也此百姓之相讎者也公羊傳曰父不受誅子復讎可也不受誅者罪不當誅也誅者上施於

下之辭非百姓之相殺者也（殺下方無者字）又周官曰凡報仇讎者告於士殺之無罪言將復讎必先言於官則無罪也今陛下垂意典章思立定制惜有司之守憐孝子之心示不自專訪議羣下臣愚以為復讎之名雖同而其事各異或百姓相讎如周官所稱可議于今者或為官所誅如公羊所稱不可行於今者（為官下或有吏字）又周官所稱將復讎先告于士則無罪者若孤稚羸（倫為切）弱抱微志而伺敵人之便恐不能自言於官未可以為斷于今

也然則殺之與赦不可一例宜定其制曰凡有復父讎者事發具其事申尚書省尚書省集議奏聞或無有字申或作由下二字。今按此合有由字但下字當作申又或是上字耳更詳之酌其宜而處之則經律無失其指矣一無律字謹議

錢重物輕狀以舊記考乃長慶元年作

右臣伏準御史臺牒準中書門下帖奉進止錢重物輕為弊頗甚帖或作牒詳求適變可以便人所貴緡貨通行里閭寬息宜令百寮隨所見作利害狀者臣愚以為錢重

物輕救之之法有四一曰在物土貢夫五穀布帛農人之所能出也工人之所能為也人不能鑄錢而使之賫布帛穀米以輸錢於官是以物愈賤而錢愈貴也（而錢或無而字）今使出布之鄉租賦悉以布出綿絲百貨之鄉租賦悉以綿絲百貨去京百里悉出草三百里以粟五百里之内及河渭可漕入（上在到切水運）願以草粟租賦悉以聽之則人益農錢益輕穀米布帛益重（草粟下或有米字農或作豐）二曰在塞其隙無使之洩禁人無得以銅為器皿（或無皿字）禁鑄

銅為浮屠佛像鐘磬者蓄銅過若干斤者鑄錢以為他物者皆罪死不赦禁錢不得出五嶺下或有復出五嶺字買賣一以銀盜以錢出嶺及違令以買賣者皆坐死五嶺舊錢聽人載出如此則錢必輕矣三曰更其文貴之使一當五而新舊兼用之凡鑄錢千其費亦千今鑄一而得五是費錢千而得錢五千可立多也四曰扶其病使法必立凡法始立必有病今使人各輸其土物以為租賦則州縣無見錢州縣無見錢而穀米布帛未重則用不足

而官吏之禄俸月減其舊三之一各置鑄錢使新錢一當五者以給之輕重平乃止四法用錢必輕穀米布帛必重百姓必均矣謹錄奏聞伏聽勅旨謹奏

別本韓文考異卷三十七

別本韓文考異卷三十八

宋 王伯大 重編

表狀

為韋相公讓官表韋貫之也

臣某言伏奉今日制命以臣為尚書右丞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非常之寵忽降於上天不次之恩遽屬於庸品承命震駭心神靡寧顧已慙靦手足失措臣某誠惶誠

恐頓首頓首臣本非長才又乏敏識學不能通達經訓文不足緣飾吏事徒知立志廉謹絶朋勢之交處官恪恭免請託之累因緣資序騤歷臺閣蒙生成于天地無裨補於涓塵忝冒以居涯分遂極常以盈滿自誡方思退處里閭何意恩澤益深猥令超參鼎鉉竊自惟度實不堪任臣其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臣聞宰相者上熈陛下覆燾之恩下遂羣生性命之理以正百度以和四時澄其源而清其流統於一而應於萬毫釐之差或致弊

于寰海晷刻之誤或遺患於歷年固宜旁求隱士必得能者然後授之不可輕以付臣使人失望上累聖主知人之哲下乖徵臣量已之義無補於理有妨於賢況今俊乂至多耆碩咸在苟以登用皆踰於臣伏乞特迴所授以示至公之道天下幸甚方有復出四字

為宰相賀雪表

臣某言臣伏以去歲冬間雪雨頗少今年春首宿麥未滋陛下深念黎甿屢形詞旨神監昭達皇情感通春雲

始繁時雪遂降實豐穰之嘉瑞銷癘疫於新年東作可期南畝有望此皆陛下與天合德視人如傷每發聖言則獲靈貺見天人之相應知朝野之同歡臣等職在爕和慙無效用覩斯慶澤寔荷鴻休

進順宗皇帝實録表狀

臣愈言今之所以知古後之所以知今不可口傳必憑諸史自雖二帝三王之盛若不存紀録則名氏年代不聞于兹功德事業無可稱道焉順宗皇帝以上聖之姿

早處儲副晨昏進見必有所陳二十餘年未嘗懈倦陰功隱德利及四海及嗣守大位行其所聞順天從人傳授聖嗣陛下欽承先志紹志太平原大推功實資撰次原大或作原本去八年十一月臣在史職監修李吉甫授臣以前史官韋處厚所選先帝實録三卷云未周悉令臣重修臣與修撰左拾遺沈傳師直館京兆府咸陽縣尉宇文籍等共加採訪并尋檢詔勅修成順宗皇帝實録五卷削去常事著其繫於政者比之舊録十益六七忠良

姦佞莫不備書茍闕於時無所不録吉甫慎重其事欲更研討比及身没尚未加功臣於吉甫宅取得舊本自冬及夏刋正方畢文字鄙陋實懼塵玷謹隨表獻上實懼

塵玷或作實積慚懼臣愈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

右臣去月二十九日進前件實録今月四日宰臣宣進止其間有錯誤令臣改畢却進舊本者臣當脩撰之時史官沈傳師等採事得於傳聞詮次不精致有差誤聖明所鑒毫髮無遺恕臣不逮重令刋正今並添改訖其

奉天功烈更加尋訪已據所聞載於首卷儻所論著尚
未周詳臣所未知乞賜宣示庶獲編録永傳無窮謹録
奏聞謹奏

為裴相公讓官表

臣某言伏奉今日制書以臣為朝議大夫守中書侍郎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承命驚惶魂爽飛越俯仰天地若
無所容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臣少涉經史粗知古
今天與朴忠性惟愚直知事君以道無憚殺身慕當官

而行不求利已人以為拙臣行不疑元和之初始拜御史旋以論事過切為宰臣所非移官府廷因佐戎幕移或作出因或作乃陛下恕臣之罪憐臣之心拔居侍從之中遂掌絲綸之重受恩益大顧已益輕大或作厚益輕或作愈輕苟耳目所聞知心力所迨及少闕政理輒以陳聞于裨補無涓埃之微而讒謗有丘山之積陛下知其孤立賞其微誠獨斷不謀獎待踰量微誠或作盡誠量或作重臣誠見陛下具文武之德有神聖之咨啓中興之宏圖當太平之昌歷勤身以

儉與物無私威怒如雷霆容覆如天地實羣臣盡節之日才智效能之時聖君難逢重德宜報苦心焦思以日繼夜茍利於國知無不為徒欲竭愚未免妄作陛下不加罪責更極寵光既領臺綱又毗邦憲聖君所厚兇逆所讎閼於防虞幾至斃踣恩私曲被性命獲全忝累祖先玷塵班列未知所措祇自内慙豈意陛下擢臣於傷殘之餘委臣以燮和之任忘其陋汙使佐聖明此雖成湯舉伊尹於庖廚高宗登傅說於版築周文用呂望於

屠釣齊桓起甯戚於飯牛雪恥蒙光去辱居貴以今準古擬議非倫陛下有四君之明行四君之事微臣無四子之美獲四子之榮豈可叨居以彰非據方今干戈未盡戢夷狄未盡賓麟鳳龜龍未盡游郊藪草木魚鼈未盡被雍熙當大有為之時得非常人之佐然後能上宣聖德以代天工如臣等類實不克堪伏願博選周行旁及巖穴天生聖主必有賢臣得而授之乃可致理或作集事乞迴所授以叶羣情無任懇款之至

為宰相賀白龜狀

鄂岳觀察使所進白龜

右今日其宣進止示臣前件白龜者止或作旨方云今王堂宣底作進止下同○今按陸公奏議亦可考伏以禎祥之見必有從來物象既呈可以推究古者謂龜為蔡蔡者龜也今始入賊地而獲龜者是獲蔡也白者西方之色形戮之象也是必擒其帥而得地也提挈而來生致闕下此象既見其應不遥斯皆陛下聖德所施靈物來效太平之運其在於今臣等

謬列台衡親覩嘉瑞無任抃躍之至

冬薦官殷侑狀或無冬官字

前天徳軍都防禦判官承奉郎試大理評事

兼監察御史殷侑

右伏準貞元五年六月十一日勅停使郎官御史在城者委常參官每年冬季聞薦者或無停字方引宋説云前天德軍防禦即所謂停使也前件官兼通三傳傍習經注疏之外自有所得久從使幕亮直著名朴厚端方少見倫比以臣所見堪任

御史太常博士臣所諳知不敢不舉謹録奏聞伏聽勅

旨

進王用碑文狀

故檢校左散騎常侍兼右金吾衛大將軍贈

工部尚書王用神道碑文

右京兆尹李翛是王用親表傳用男沼等意請臣與亡父用選前件碑文者翛或作脩說已見前伏以王用國之元舅位望頗崇豈臣短才所能襃飾不敢辭讓輒以撰訖其碑

文謹録本隨狀封進伏聽進止其王用男所與臣馬一疋并鞍銜白玉腰帶一條臣並未敢受領謹奏

謝許受王用男人事物狀

某官某乙本或無此四字但云臣愈言今日品官云云○今按狀體前合具官不當云臣某言

右今日品官唐國珍到臣宅奉宣進止緣臣與王用撰神道碑文令臣領受男沼所與臣馬一疋并鞍銜及白玉腰帶一條者臣才識淺薄詞藝荒蕪所撰碑文不能

備盡事跡聖恩弘奬特令中使宣諭并令臣受領人事物等承命震悚再欣再躍無任榮抃之至謹附狀陳謝以聞謹狀

薦樊宗師狀

攝山南西道節度副使朝議郎前檢校水部員外郎兼殿中侍御史賜緋魚袋樊宗師 校下方有尚書字

右件官孝友忠信稱於宗族朋友可以厚風俗勤於藝

學多所通解議論平正有經據可以備顧問謹潔和敏持身甚苦遇物仁恕有材有識可任以事今左右史並闕員外郎侍御史亦未備員若蒙擢授必有補益忝在班列知賢不敢不論謹録狀上伏聽處分

舉錢徽自代狀

尚書刑部朝散大夫守太子右庶子飛騎尉錢徽

右臣伏準建中元年正月五日勅常參官授上後三日

内舉一人以自代者前件官器質端方性懷恬淡外和内敏潔淨精微可以專刑憲之司參輕重之議況時名年輩俱在臣前擢以代臣必允衆望伏乞天恩遂臣誠請謹録奏聞謹奏

進撰平淮西碑文表（或無撰文二字）

臣某言伏奉正月十四日勑牒以收復淮西羣臣請刻石紀功明示天下為將來法式（正月十四日勑牒或作某月日勑牓牓字非是以或作已或無復字式字）陛下推勞臣下允其志願使臣撰平淮西

碑文者（推勞臣下或作推功勞臣）聞命震駭心識顛倒非其所任為愧為恐經涉旬月不敢措手（中謝涉旬方作旬涉）竊惟自古神聖之君既立殊功異德卓絕之跡必有奇能博辯之士為時而生持簡操筆從而寫之各有品章條貫然後帝王之美巍巍煌煌充滿天地其載于書則堯舜二典夏之禹貢殷之盤庚周之五誥於詩則玄鳥長發歸美殷宗清廟臣工小大二雅周王是歌辭事相稱善并美具號以為經列之學官置師弟子讀而講之從始至今莫敢

指斥號或作纂經上或有正字嚮使撰次不得其人文字曖昧雖有美實其誰覩之辭跡俱亡善惡惟一然則玆事至大不可輕以屬人中謝或無此二字伏惟唐至陛下再登太平剗刮羣姦掃灑疆土天之所覆莫不賓順惟或作以然而淮西之功尤為俊偉碑石所刻動流億年必得作者然後可盡能事今詞學之英所在麻列儒宗文師磊落相望麻或作成方從閣杭苑李謝本○今按作麻殊無理疑此本是森字誤轉作麻後人見其誤而不得其說乃改作成耳且公答孟簡書亦有森列之語可考也方氏固執舊本定從麻字外繆無理不成文章固為可怪然幸其如此存

得本字使人得以因疑致察遂得其真若便廢麻而直作成字則人不復疑而本字無出可得矣然則方本雖誤而亦不為無功但不當便以為是而直廢他本不復思索參考耳今以無本亦未敢輕改且作麻字而著其說使讀為森云

外之則宰相公卿郎官博士內之則翰林禁密遊談侍從之臣不可一二遽數召而使之無有不可至於臣者自知最為淺陋頑貪恩待趨以就事叢雜乖戾律呂失次（待或作侍）乾坤之容日月之光知其不可繪畫強顏為之以塞詔旨罪當誅死其碑文今已撰成謹録封進無任慙羞戰怖之至（謹上或有隨表二字慙羞戰怖或作慙惶怖懼此下或有謹奉

表以聞三月二十五日臣愈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言二十三字○今按此或本以聞下便着月日與今表式不同未詳其說

奏韓弘人事物狀

古本云四月一日淮度羣夷簡奉進止碑文宣賜韓弘一本

右臣先奉恩勑撰平淮西碑文或無恩字伏緣聖恩以或無勑字碑本賜韓弘等今韓弘寄絹五百匹與臣充人事未敢受領謹録奏聞伏聽進止謹奏

謝許受韓弘物狀

臣其言今日品官第五文嵩至臣宅奉宣聖旨令臣受領韓弘等所寄撰碑人事絹者恩隨事至榮與幸并懃抃怵惕罔知所喻中謝伏以上賛聖功臣子之職下需羣帥文字所宜陛下謙光自居勸勵為事各賜立功節將碑文一通使知朝廷備録勞效韓弘榮於寵賜遂寄縑帛與臣於臣何為坐受厚貺恩由上致利則臣歸懃戴競惶舉措無地無任感恩懃懇之至

別本韓文考異卷三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別本韓文考異卷三十九 四十

詳校官通政使臣夢吉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琪

校對官助教臣卜惟吉

謄錄監生臣金特

別本韓文考異卷三十九　宋　王伯大　重編

表狀

論捕賊行賞表

臣愈言臣伏見六月八日勑以狂賊傷害宰臣擒捕未獲陛下悲傷震悼形於寢食特降詔書明立條格云有能捉獲賊者賜錢萬貫仍加超授令下手賊等四分之

内已得其三其餘兩人蓋不足計根尋踪跡知自承宗再降明詔絶其朝請又與王士則士平等官八日之制無不行者（士則士平或作士平士則）獨有賞錢尚未給賜羣情疑惑未測聖心（獨上或有内字）聞初載錢置市之日市中觀者日數萬人巡繞瞻視咨嗟歎息既去復來以至日暮百姓小人重財輕義不能深達事體但見不給其賞便以為朝廷愛惜此錢不守言信自近傳遠無由辯明且出賞所以求賊今賊已誅斬若無人捉獲國家何因得此賊而

正刑法也承宗何故而賜誅絶也士則士平何故與美官也因或作由三事既因獲賊獲賊必有其人不給賞錢實亦難曉假如聖心獨有所見審知不合加賞其如天下百姓及後代久遠之人哉方無之人字況今元濟承宗尚未擒滅兩河之地大半未收隴右河西皆没戎狄所宜大明約束使信在言前號令指麾以圖功利況自陛下即位已來繼有丕績已或作以下同斬楊惠琳收夏州斬劉闢收劍南東西川斬李錡收江東縛盧從史收澤潞等五州

威德所加兵不汙刃收魏博等六州致張茂昭張愔收易定徐泗濠等五州創業以來列聖功德未有能高於陛下者可謂赫赫巍巍光照前後矣此由天授陛下神聖英武之德為巨唐中興之君（由上或有皆字）宗廟神靈所共祐助勉強不已守之以信（或作道）則故地不足收而太平不難致如乘快馬行平路遲速進退自由其心有所欲往無不可者於此之時特宜示人以信孔子欲存信去食人非食不生尚欲捨生以存信況可無故而輕棄也

昔秦孝公用商鞅為相欲富國强兵行令於國恐人不信立三丈之木于市南門募人有能徙置北門者與五十金有一人徙之輙與五十金秦人以君言為必信法令大行國富兵强無敵天下三丈之木非難徙也徙之非有功也孝公輙與之金者所以示其言之必信也言為必信言之必信方從閣杭本兩句皆無信字無理甚明亦足以見二本之謬矣昔周成王尚小與其弟叔虞為戲削梧葉為珪曰以晉封汝其臣史佚因請擇日立叔虞為侯成王曰吾與之戲耳史佚曰天

子無戲言言之則史書之禮成之樂歌之於是遂封叔虞于晉擇方從杭本作澤又見杭本之謬昔漢高祖出黄金四萬斤與陳平恣其所為不問出入令諜項羽平用金間楚數年之間漢得天下論者皆言漢高祖深達於利能以金四萬斤致得天下達或作遠以此觀之自古以來未有不信其言而能有大功者亦未有不費少財而能收大利者也方無亦未至利者十三字○今按文意上文引秦孝公周成王事故此以未有不信而能成大功結之又引漢高祖事故此以未有不小費而能收大利結之不可欠闕方本但以酷信閣本之故不問可否直行刪去舉正

亦不復載殊為無理今悉補而足之臣於告賊之人本無恩義彼雖獲賞了不關臣所以區區盡言不避煩黷者欲令陛下之信行於天下也告或作捕伏望恕臣愚陋僻惷之罪而收其懇款誠至之心天下之幸非臣之幸也謹奉表以聞臣愈誠惶誠恐

論佛骨表

臣某言伏以佛者夷狄之一法耳自後漢時流入中國上古未嘗有也伏以或作臣伏聞或作臣聞流上舊史有始字新史流作始昔者黄

帝在位百年年百一十歲（或作一百十）少昊在位八十年年百歲（或作一百）顓頊在位七十九年年九十八歲（新史無八字方云考之世紀非也）帝嚳（音酷高辛氏）在位七十年年百五歲帝堯在位九十八年年百一十八歲（百五歲百一十八歲二語上或皆有一字）帝舜及禹年皆百歲（新史舜下有在位字方云以上多帝王世紀之文）此時天下太平百姓安樂壽考然而中國未有佛也（而下方有此時二字舊史無然而此三字今從新史）其後殷湯亦年百歲湯孫太戊在位七十五年武丁在位五十九年書史不言其年壽所極推其年數

蓋亦俱不減百歲五十九年新舊史無九字脫也言方作定新舊史皆無年所極三字方本無推其年數四字今從新舊史方本俱下有年字二史併無俱字周文王年九十七歲武王年九十三歲穆王在位百年此時佛法亦未入中國非因事佛而致然也入或作至漢明帝時始有佛法明帝在位纔十八年耳或無耳字其後亂亡相繼運祚不長宋齊梁陳元魏已下事佛漸謹年代尤促惟梁武帝在位四十八年前後三度捨身施佛宗廟之祭不用牲牢晝日一食止於菜果其後竟為侯景所逼餓死臺城國亦尋

滅八或作九方云新舊史梁書亦可考書新舊史作盡事佛求福乃更得禍乃或作反乃更或作乃反由此觀之佛不足事亦可知矣事上或有信字新舊史無事字有信字高祖始受隋禪則議除之當時羣臣材識不遠不能深知先王之道古今之宜推闡聖明以救斯弊其事遂止臣常恨焉材識新舊史作識見知新舊史作究聖明或作明聖伏惟睿聖文武皇帝陛下神聖英武數千百年已來未有倫比即位之初即不許度人為僧尼道士又不許創立寺觀不上方無即字創上方無許字新舊史創作別臣常以為高祖之志必行於陛下之

手今縱未能即行豈可恣之轉令盛也常新舊史作當時二字新史無
轉字今聞陛下令羣僧迎佛骨於鳳翔御樓以觀舁入大內又令諸寺遞迎供養臣雖至愚必知陛下不惑於佛作此崇奉以祈福祥也迎新史作加或作相直以年豐人樂徇人之心為京都士庶設詭異之觀戲玩之具耳安有聖明若此而肯信此等事哉年豐人樂新舊史作豐年之樂或無設字然百姓愚冥易惑難曉苟見陛下如此將謂真心事佛皆云天子大聖猶一心敬信百姓何人豈合更惜身命云上或無皆字敬信

新史作信向何人新舊史作微賤豈合更惜方無豈合字而有於佛二字舊史無更字今從新史焚頂燒指百十為羣解衣散錢自朝至暮轉相倣傚惟恐後時老少奔波棄其業次焚頂上新史有以至字舊史有所以字謝本作以至無故新舊史焚作灼燒作燔作幼業次作生業少若不即加禁遏更歷諸寺必有斷臂臠身以為供養者傷風敗俗傳笑四方非細事也或無臠字夫佛本夷狄之人與中國言語不通衣服殊製口不言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法服不知君臣之義父子之情佛上新舊史無夫字下或有者字不言新舊史作不道假如其身至今尚

在奉其國命來朝京師陛下容而接之不過宣政一見禮賓一設賜衣一襲衛而出之於境不令惑衆也（新舊史無至今二字奉下或無其字而出之於或無而於二字或無之字惑下舊史有於字新史惑作貳誤也）況其身死已久枯朽之骨凶穢之餘豈宜令入宮禁（令新舊史作以）孔子曰敬鬼神而遠之古之諸侯行弔于其國尚令巫祝先以桃茢（音列祝曰記君臨臣喪以巫祝桃茢惡之也鄭注桃鬼所惡茢葦苕可掃不祥）祓除不祥然後進弔今無故取朽穢之物親臨觀之巫祝不先桃茢不用羣臣不言其非御史不舉其失臣實恥

之（祓閣杭蜀本作拂）乞以此骨付之有司投諸水火永絕根本斷天下之疑絕後代之惑（付下方無之字新舊史作付之水火無有司投諸四字或無代字後新史作前）使天下之人知大聖人之所作為出於尋常萬萬也豈不盛哉豈不快哉（新史無此二語）佛如有靈能作禍祟凡有殃咎宜加臣身上天鑒臨臣不怨悔無任感激懇悃之至（祟或作福）謹奉表以聞臣某誠惶誠恐

潮州刺史謝上表（或無刺史字）

臣某言臣以狂妄戇愚不識禮度上表陳佛骨事言涉

不敬正名定罪萬死猶輕新史作莫塞陛下哀臣愚忠恕臣狂直謂臣言雖可罪心亦無他特屈刑章以臣為潮州刺史既免刑誅又獲祿食聖恩弘大天地莫量破腦刳心豈足為謝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臣以正月十四日蒙恩除潮州刺史即日奔馳上道經涉嶺海水陸萬里正上或有今年字上道或作就路以今月二十五日到州上訖與官吏百姓等相見具言朝廷治平天子神聖威武慈仁子養億兆人庶無有親疎遠邇方無具字雖在萬里之外嶺海

之陬待之一如畿甸之間輦轂之下有善必聞有惡必見早朝晚罷兢兢業業惟恐四海之内天地之中一物不得其所故遣刺史面問百姓疾苦苟有不便得以上陳(面或作親)國家憲章完具為治日久守令承奉詔條違犯者鮮雖在蠻荒無不安泰聞臣所稱聖德惟知鼓舞讙呼不勞施為坐以無事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臣所領州在廣府極東界上去廣府雖云纔二千里然來往動皆經月過海口下惡水濤瀧壯猛難計程期(經舊史作逾程)

期新舊史作期程颶風鰐魚患禍不測州南近界漲海連天毒霧瘴氛日夕發作州南近界或作州之南境臣少多病年纔五十髮白齒落理不久長加以罪犯至重所處又極遠惡憂惶慙悸死亡無日單立一身朝無親黨居蠻夷之地與魑魅為羣苟非陛下哀而念之誰肯為臣言者為羣新舊史作同羣臣受性愚陋人事多所不通惟酷好學問文章未嘗一日暫廢實為時輩所見推許舊史無所見字許或作表臣於當時之文亦未有過人者至於論述陛下功德與詩書相表裏

作為歌詩薦之郊廟紀泰山之封鏤白玉之牒鋪張對天之閎休揚厲無前之偉蹟編之乎詩書之策而無愧措之乎天地之間而無虧雖使古人復生臣亦未肯多讓乎新舊史並作於雖使作縱臣亦新舊史並無伏以亦字多讓新史無多字杭本併無二字尤非是大唐受命有天下四海之内莫不臣妾南北東西地各萬里大新史作皇自天寶之後政治少怠文致未優武剋不剛孽臣姦隸蠹居棊處搖毒自防外順内悖父死子代以祖以孫如古諸侯自擅其地不貢不朝六七十年變舊

史作復孽或作孽不貢不朝新舊史作不朝不貢四聖傳序以至陛下陛下即位已來躬親聽斷旋乾轉坤關機闔闢雷厲風飛日月所照天戈所麾莫不寧順大宇之下生息理極寧新舊史作從高祖創制天下其功大矣而治未太平也太宗太平矣而大功所立咸在高祖之代非如陛下承天寶之後接因循之餘六七十年之外赫然興起南面指麾而致此巍巍之治功也巍下方無之字治功作功治宜定樂章以告神明東巡泰山奏功皇天具著顯庸明示得意使永永年代服

我成烈年下方無代字舊史年代作萬年當此之際所謂千載一時不可逢之嘉會際或作時一上或有之字而臣負罪嬰釁自拘海島戚戚嗟嗟日與死迫曾不得奏溥伎於從官之内隷御之間窮思畢精以贖罪過懐痛窮天死不閉目瞻望宸極魂神飛去罪過新舊史作前過去或作送非是伏惟皇帝陛下天地父母哀而憐之無任感恩戀闕慙惶懇迫之至謹附表陳謝以聞

賀冊尊號表

臣某言臣伏聞宰相公卿百官及闕輔百姓耆耋等以陛下功崇德鉅天成地平宜加號於殊常以昭示於來代陳請懇至句于載于三（代方作載陳請懇至于再于三或作載陳情款懇到再三非是）陛下仰稽乾符俯順人志乃以新秋首序令月吉辰發揚鴻休膺受顯册天人合慶日月揚光環海之間含生之類歡欣踴躍以歌以舞（合或作交環海之間或作寰海之中以歌以舞或作以舞以歌）臣某誠懽誠喜頓首頓首臣聞體仁長人之謂元發而中節之謂和無所不通之謂聖妙而無方之謂神

長上方有以字無人字妙而或作妙筭下同

經緯天地之謂文戡定禍亂之謂武先天不違之謂法天道濟天下之謂應道伏惟元和聖文神武法天應道皇帝陛下子育億兆視之如傷可謂體仁以長人矣喜怒以類刑賞不差可謂發而中節矣明照無私幽隱畢達可謂無所不通矣發號出令雲行雨施可謂妙而無方矣三光順軌草木遂長可謂經緯天地矣除剗寇盜宇縣清夷可謂戡定禍亂矣風雨以時祥瑞輻輳可謂先天而天不違矣國内無饑寒

四夷皆朝貢可謂道濟天下矣國下或無內字朝上或無皆字衆美備具名實相當赫赫巍巍超今冠古方當議明堂辟雍之事撰泰山梁父之儀摻三代之逸禮補百王之漏典時乘六龍肆覲東后議或作講或上別有謂字撰下或有集字微臣幸生聖代觸犯刑章假息海隅死亡無日瞻望宸極心魂飛揚有永棄之悲無自新之望曾不得與鳥獸率舞蠻夷縱觀為比銜酸抱痛且恥且慙無任感恩戀闕懇迫彷徨之至與或作如彷徨或作傍惶謹奉表陳賀以聞

袁州刺史謝上表（或無刺史字）

臣某言臣以去年正月上疏論佛骨事先朝恕臣愚直不加大罪自刑部侍郎貶授潮州刺史伏遇其年七月十三日恩赦至其年十月二十四日準例量移改授袁州刺史以今月八日到任上訖臣某誠懽誠喜頓首頓首伏以州小地狹稅賦及時人安吏循閭里無事微臣惟當布陛下維新之澤守國家太平之規勸以耕桑使無怠惰而已臣以愚陋無堪累蒙朝廷獎用掌誥西掖

司刑南宮顯榮頻煩稱效寂蔑又蒙赦其罪累授以方州德重恩弘身微命賤無階答謝惟積慙惶無任感恩慙惕之至謹差軍事副將郝泰奉表陳謝以聞

賀皇帝即位表

臣某言伏聞皇帝陛下以閏正月三日虔奉遺詔昭升大位（或無三日二字升方作承）天地神祇永有依歸華夏蠻貊永有承事神人交慶日月貞明臣某誠歡誠喜頓首頓首臣聞王者必為天所相為人所歸上符天心下合人志然

後奄有四海以君萬邦伏惟皇帝陛下承列聖之丕績當中興之昌運爰自主鬯春宮齒胄國學孝友之美實形四方英偉之姿久動羣聽及初嗣位遐邇莫不歡心爰降詔書老幼或至垂泣或作涕舉用俊乂流竄姦邪雖虞舜之去四凶舉十六相不能過也天下翹首以望太平天下傾心以觀至化臣某誠歡誠喜頓首頓首臣聞昔者堯舜以吁嗟君臣相戒以致至治周文王以憂勤日中不食以和萬民故能澤流無窮名配日月伏惟皇

帝陛下儀而象之以永多福天下幸甚天下幸甚微臣往因言事得罪先朝守郡遠方拘限條制不獲奔走稱慶闕庭無任欣歡踊躍感恩戀闕之至守郡或作僻守制方作例謹奉表以聞

賀赦表

臣某言伏奉二月五日制書大赦天下常赦所不原者咸蒙除罪與之更始令得自新方無蒙字恩浹幽明慶溢寰海臣某誠歡誠喜頓首頓首臣聞王者必於嗣位之始

降非常之恩所以象德乾坤同明日月伏惟皇帝陛下文思聰明聖神睿哲發號出令雲行雨施懼刑政之或差憐鰥寡之重困知事久之滋弊慮法詘之益姦罪人悉原墜典咸舉生恩既及于四海和氣遂充於八紘臣某誠懽誠喜頓首頓首微臣往因論事獲譴海隅旋沐朝奬待罪山郡未離貶竄之地忽逢曠蕩之恩踊躍欣懽實倍常品限以官守不獲隨例稱慶闕廷無任感恩戀闕之至謹奉表陳賀以聞

賀册皇太后表

臣某言伏承閏正月二十七日皇太后光膺令典受册

宫闈歡心始自於内朝孝理遂形於寰海臣某誠歡誠

喜頓首頓首皇太后夙贊先皇弼成至化誕生明聖纘

繼鴻休華胥實贊于軒圖文母有光於周道恭惟懿德

克配前芳皇帝陛下出震承乾垂衣御極式展臣子之

志以明教化之源禮命載崇華夷同慶因待罪外郡不

獲隨例稱賀闕廷無任踊躍欣歡之至賀或作慶謹奉表陳

賀以聞

賀慶雲表

臣某言臣所領州今月十六日申時有慶雲見於西北至暮方散臣及舉州官吏百姓等無不見者五采五色光華不可徧觀非煙非雲孫曰史記天官書若煙非煙若雲非雲郁郁紛紛蕭索輪囷是謂慶雲容貌鉅能詳述抱日增麗浮空不收既變化而無窮亦卷舒而莫定斯為上瑞實應太平臣某誠歡誠喜頓首頓首謹按沈約宋書云慶雲五色者太平之應

又據孝經援神契曰王者德至山陵則慶雲出故皇帝因之以紀事虞舜由之而作歌陵或作澤又按季夏六月土王用事其日丙戊亦主於土西北方者京師所在土為國家之德祥見京師之位既徵於古又驗於今王方作正○今按歷家四季之月土王用事各十八日今云六月明當作王景戊以歷推之十六日也伏惟皇帝陛下德合覆載道光軒虞嗣位之初禎祥繼至昇平之符既兆仁壽之域以躋以或作已徵臣往在先朝以論事得罪身居貶黜之地目覩殊常之慶抃躍欣幸實倍常情

伏乞宣付史官以彰聖德所致瞻戀闕庭心魂飛馳無任欣抃踴躍之至馳下或有並圖奉進四字或附於下文奉表陳賀之下謹差某官奉表陳賀以聞

舉張惟素自代狀一首　國子監

中散大夫守左散騎常侍上柱國賜紫金魚袋張惟素

右伏準建中元年正月五日制常參官上後三日舉一人自代者前件官文學治行衆所推與累歷中外資序

已深序或作考和而不同靜而有守敦厚退讓可以訓人臣所不如輒舉自代謹録奏聞

舉韓泰自代狀　　　　袁州

使持節漳州諸軍事守漳州刺史韓泰

右伏准建中元年正月五日制常參官及刺史授上訖三日内舉一人自代者前件官詞學優長才器端實早登科第亦更臺省往因過犯貶黜至今十五餘年自領漳州悉心為治官吏懲懼不敢為非百姓安寧並得其

所臣在潮州之日與其州界相接臣之政事遠所不如乞以代臣庶為允當謹録奏聞

慰國哀表

臣某言伏奉正月二十七日詔書大行皇帝奄棄萬國承詔哀惶號踊無地伏惟聖情何可堪處大行皇帝功濟寰區仁霑動植奉諱之日率土崩心凡在臣子不勝殞裂伏惟陛下痛貫宸極聖情難居臣拘守遠郡不獲匍匐奉慰瞻望闕庭且悲且戀謹奉表陳慰以聞

舉薦張籍狀或有國子監字

登仕郎守祕書省校書郎張籍

右件官學有師法文多古風沈默静退介然自守聲華行實光映儒林臣當司見闕國子監博士一員生徒籍其訓導伏乞天恩特授此官以彰聖朝崇儒尚徳之道謹録奏聞伏聽勑旨

請上尊號表或有國子監字

臣某言臣得所管國子太學廣文四門及書筭律等士

館學生沈周封等六百人狀或無得字稱身雖賤微然皆以選擇得備學生讀六藝之文脩先王之道粗有知識皆由上恩今天子整齊乾坤出入神聖或無今字經營乎無爲之業游息乎混元之宫不謀於庭不戰於野坐收冀部旋定幽都析木天街星宿清潤北嶽醫閭神鬼受職補註後山詩話退之上尊號曰析木天街云云子曾子賀赦曰鈎陳太微星緯咸若崑崙渤澥濤波不驚世莫能輕重之也○析木天街北嶽醫閭方云皆以幽冀言也天文志昴爲天街屬冀州自尾十度至南斗十一度爲析木屬幽州北嶽恒山在定州恒陽在古冀州之域也醫閭周禮職方氏幽州其鎮醫閭也○今按此長慶元年

劉總納士之時也地彌天區界軼海外舜之十有二州周之千七百國章亥所步禹契所書四面輻輳各修貢職章亥所步山海經云禹使大章步自東極至于西垂二億三萬三千五百里七十一步又使竪亥自南極盡於北垂二億三萬三千五百里七十一步西戎之首北虜之渠怛威愧德失據狼狽收其種落逃遁遠去來獻羊馬千里不絕功既如此德又如彼或作如何非是爰初嗣位首去姦嬖隨所顧指應時清寧嬖或作擘哀天下之鰥寡釋四海之鬱結左右前後莫匪俊良小大之材咸盡其用無所誅詰一和以仁由是

五穀歲登百瑞時見六府三事惟序惟歌昔者媧皇殺黑龍以濟冀州孫曰淮南子女媧煉五色石以補蒼天斷鼇足以立四極殺黑龍以濟冀州積蘆灰以止淫水以堯誅九嬰以定下土孫曰淮南子堯使羿誅鑿齒於疇華之野殺九嬰於凶水之上血兵刓五官切剸也刃僅就厥功以方吾君一何遠也媧皇殺黑龍堯誅九嬰二事並見淮南子堯之在位七十餘載戒飭咨嗟以致平治孔子之聖自云三年有成今自嗣位已來歲有餘耳臻此功德其何捷哉置郵傳命未足以諭以非常之功襲尋常之號以冠古之美屈守文之名臣子之誠

闕而不奏天號人稱不滿事實斯亦縉紳先生之過也臣子或作臣下謂臣官居師長不言謂何考其所陳中於義理天人合願不謀而同非臣之愚所敢隱蔽輒冒死以聞伏乞天恩特允誠志令公卿大夫得竭心慮取正於經以定大號有司備禮擇日以頒天下幸甚天下幸甚臣其誠惶誠恐方本無臣其下六字

舉韋顗自代狀一首　　尚書兵部

中散大夫守大理少卿驍騎尉韋顗

右伏準建中元年正月五日制常參官上後三日舉一人自代者前件官學識該達器量弘深朝惟直道代仰清節顯映班序十五年餘夷險一致風猷益茂屈居少列未副羣情文昌政本侍郎官重尚徳之舉顗宜當之乞迴臣所授庶弭官謗謹録奏聞謹奏

別本韓文考異卷三十九

別本韓文考異卷四十

宋　王伯大　重編

表狀

論孔戣致仕狀方無孔戣字

其官其

右臣與孔戣同在南省為官數得相見或無同字戣為人守節清苦議論平正今年年纔七十筋力耳目未覺衰老憂

國忘家用意深遠所謂朝之耆德老成人者臣知𢇁上
䟽求致仕故往看𢇁𢇁為臣言已蒙聖主允許伏以陛
下優賢尚齒見𢇁頻上三䟽言詞懇到重違其意遂即
許之此誠陛下仁德之至然如𢇁輩在朝不過三數人
實可為國愛惜自古以來及聖朝故事年雖八九十但
視聽心慮茍未昏錯尚可顧問委以事者雖求退罷無
不慇懃留止優以祿秩不聽其去以明人君貪賢敬老
之道也禮大夫七十而致事若不得謝則必賜之几杖

安車禮下或有曰字致事方作致仕○今按禮記作事七十求退人臣之常禮若有德及氣力尚壯則君優而留之不必年過七十盡許致事也詩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此言老成人重於典刑不可不惜而留也今戣幸無疾疹但以年當致事據禮求退陛下若不聽許亦無傷於義而有貪賢之美況左丞職事亦極清簡若戣尚以繁要為辭自可別授秩崇而務少者今中外之臣有年過於戣尚未得退戣獨何人得遂其願其或作所然人皆求進戣獨求退尤可

賢重臣所領官無事不敢請對或無領字蒙陛下厚恩苟有所見不敢不言伏望聖恩特垂察納

舉馬總自代狀　　京兆府

銀青光禄大夫檢校尚書右僕射兼戸部尚書馬總

右伏準建中元年正月五日制常參官上後三日舉一人自代者伏以近者京尹用人稍輕所以市井之間盜賊未斷郊野之外疲瘵尚多方無近者至所以十字市井作畿甸前件官

文武兼資寛猛得所累更方鎮皆有功能若以代臣實
為至當謹録奏聞謹奏

賀雨表

臣某言臣聞聖人之德與天地通誠發於中事應於外
始聞其語今見其真臣誠歡誠喜頓首頓首伏以季夏
以來雨澤不降臣職司京邑祈禱實頻青天湛然旱氣
轉甚陛下憫兹黎庶有事山川中使纔出於九門陰雲
已垂於四野龍神效職雷雨應期雷或作雲嘉穀奮興根葉

肥潤抽莖展穗不失時宜人和年豐莫大之慶微臣幸
蒙寵任獲覩殊祥慶抃歡呼倍於常品無任踴躍之至
謹奉表陳賀以聞

賀太陽不虧狀

司天臺奏今月一日太陽不虧

右司天臺奏今日辰卯間太陽合虧陛下敬畏天命克
已修身誠發於中災銷於上自卯及巳當虧不虧（及或作至）
雖隅陰雲轉更明朗比於常日不覺有殊天且不違慶

孰為大臣官忝京尹親覩殊祥欣感之誠實倍常品謹

奉狀賀以聞狀下或有陳字

舉張正甫自代狀　　尚書兵部再除日

通議大夫守右散騎常侍上柱國南陽縣開國子

食邑三百戶賜紫金魚袋張正甫

右臣蒙恩除尚書兵部侍郎伏準建中元年正月五日

制常參官上後三日舉一人自代者前件官稟正直之

性懷剛毅之姿嫉惡如仇雠見善若饑渴備更內外灼

有名聲年齒雖高氣力逾勵力或作志甘貧苦節不愧神明可謂古之老成朝之碩德久處散地實非所宜乞以代臣以副公望

袁州申使狀

使司牒州牒

右自今月二日後每奉公牒牒尾故牒字皆為謹牒字有異於常初不敢陳論以為錯誤今既頻奉文牒前後並同在愈不勝戰懼之至伏乞仁恩特令改就常式以

安下情

國子監論新注學官牒

國子監應令新注學官等牒準今年赦文委國子祭酒選擇有經藝堪訓導生徒者以充學官近年吏部所注多循資序不考藝能至令生徒不自勸勵伏請非專誦經傳博涉墳史及進士五經諸色登科人不以比擬其新受官或作授上日必加研試然後放行上副聖朝崇儒尚學之意具狀牒上吏部仍牒監者謹牒

黃家賊事宜狀

一臣去年貶嶺外刺史其州雖與黃家賊不相隣接然見往來過客并諳知嶺外事人所說至精至熟一或作右或有伏以字諳或作諸其賊並是夷獠亦無城郭可居依山傍險自稱洞主衣服言語都不似人尋常亦各營生急則屯聚相保比緣邕管經略使多不得人德既不能綏懷威又不能臨制侵欺虜縛以致怨恨蠻夷之性易動難安遂至攻劫州縣侵暴平人或復私讎或貪小利或聚或散

終亦不能為事近者征討本起於裴行立陽旻此兩人者本無遠慮深謀意在邀功求賞此下或有時字亦緣見賊未屯聚之時將謂單弱立可摧破爭獻謀計惟恐後時朝廷信之遂允其請自用兵已來已經二年前後所奏殺獲計不下一二萬人方無下已字○今按恐當刪上已字萬上或無二字儻皆非虛賊已尋盡至今賊猶依舊足明欺罔朝廷豈容兩管因此凋弊殺傷疾患十室九空因或作內經二字患或作疫百姓怨嗟如出一口陽旻行立相繼身亡實由自邀功賞造作

兵端人神共嫉以致殃咎自方作身嫉或作怒陽旻行立事既已往今所用嚴公素者亦非撫御之才不能別立規模依前還請攻討素或作集如此不已臣恐嶺南一道未有寧息之時

一昨者併邕容兩管為一道深合事宜或無併字然邕州與賊逼近容州則甚懸隔其經畧使若置在邕州與賊隔江對岸兵鎮所處物力必全一則不敢輕有侵犯一則易為逐便控制今置在容州則邕州兵馬必少賊見勢

弱易生奸心伏請移經畧使於邕州其容州但置刺史其實爲至便

一比者所發諸道南討兵馬例皆不諳山川不伏水土遠鄉羇旅疾疫殺傷伏或作服臣自南來見説江西所發共四百人曽未一年其所存者數不滿百方無者字岳鄂所發部三百人其所存者四分纔一續添續死每發倍難若令於邕容側近召募添置千人便割諸道見供行營人數粮賜均融充給所費既不增加而兵士又皆便習長

有守備不同客軍守則有威攻則有利

一自南討已來賊徒亦甚傷損察其情理厭苦必深大抵嶺南人稀地廣賊之所處又更荒僻假如盡殺其人盡得其地在於國計不為有益容貸羈縻比之禽獸來則捍禦去則不追亦未虧損朝廷事勢以臣之愚若因改元大慶赦其罪戾遣一郎官御史親往宣諭必望風降伏讙呼聽命呼方作叫仍為擇選有材用威信諳嶺南事者為經略使處理得宜自然永無侵叛之事有方作其理或作置

應所在典貼良人男女等狀

方無在字或又無等字方云二狀皆袁州進○今按狀云往任袁州刺史方說非是

應所在典貼良人男女等

此是狀首標目所論事與前卷賀白龜狀體正同猶今之貼黃及狀眼也方本删去非是

右準律不許典貼良人男女作奴婢驅使臣往任袁州刺史日檢責州界内得七百三十一人並是良人男女準律計傭折直一時放免責或作到計上或有例字原其本末或因水旱不熟或因公私債負遂相典貼漸以成風名目雖

殊奴婢不别鞭笞役使至死乃休既乖律文實虧正理
袁州至小尚有七百餘人天下諸州其數固當不少今
因大慶伏乞令有司重舉舊章一皆放免仍勒長吏嚴
加檢責如有隱漏必重科懲則四海蒼生孰不感荷聖
德右前件如前謹具奏聞伏聽勅旨

論淮西事宜狀方狀無字

右臣伏以淮西三州之地自少陽疾病去年春夏以來
圖為今日之事有職位者勞於計慮撫循奉所役者修

其器械防守金帛粮畜耗於賞給勞於或作勞其非是耗於或作置於執兵之卒四向侵掠農夫織婦携持幼弱餉於其後雖時侵掠小有所得力盡筋疲不償其費餉或作飽非是又聞畜馬甚多自半年已來皆上槽櫪譬如有人雖有十夫之力自朝及夕常自大呼跳躍初雖可畏其勢不久必自委頓乘其力衰三尺童子可使制其死命況以三小州殘弊困劇之餘而當天下之全力其破敗可立而待也待下方有之字非是然所未可知者在陛下斷與不斷耳夫兵不多

不足以必勝必勝之師必在速戰方云必或作取兵多而戰不速則所費必廣兩界之間疆土之上日相攻刼必有殺傷近賊州縣徵役百端農夫織婦不得安業或時小遇水旱百姓愁苦當此之時則人人異議以惑陛下之聽下或有陛下持之不堅半塗而罷傷威損費為弊必深矣字所以要先決於心詳度本末事至不惑然可圖功然新史作乃方云然猶然後也下文然可集事然擬許其承繼皆一義○今按此蓋當時俗體如此故公狀中用之不欲改也為統帥者盡力行之於前而參謀議者盡心奉之於

後内外相應其力乃成昔者殷髙宗大聖之主也以天子之威伐背叛之國三年乃尅不以為遲志在立功不計其所費背叛或作叛背傳曰斷而後行鬼神避之遲疑不斷未有能成其事者也臣謬承恩寵獲掌綸誥地親職重不同庶寮輒竭愚誠以效裨補謹條次平賊事宜一一如後

一諸道發兵或三二千人勢力單弱羇旅異鄉賊不相諳委望風懾懼難便前進便方作更所在將帥以其客兵難

處使先不存優恤待之既薄使之又苦（處下或有旨字不下或有撫字皆非是）或被分割隊伍隸屬諸頭士卒本將一朝相失心孤意怯難以有功又其本軍各須資遣道路遼遠勞費倍多士卒有征行之艱閭里懷離別之思今聞陳許安唐汝壽等州與賊界連接處村落百姓悉有兵器小小俘劫皆能自防習於戰鬬識賊深淺既是土人護惜鄉里比來未有處分猶願自備衣粮共相保聚以備寇賊若令召募立可成軍若要添兵自可取足賊平之後易

使歸農伏請諸道先所追到行營者悉令卻牒歸本道據行營所追人額器械弓矢一物已上悉送行營充給卻下方無牒字據下或無行字給上或無充字○今按上下文勢合有行字行下更合有營字其理甚明今輒補足所召募人兵數既足加之教練三數月後諸道客軍一切可罷比之徵發遠人利害懸隔

一繞逆賊州縣堡柵等各置兵馬都數雖多每處則至少又相去闊遠難相應接所以數被攻劫致有損傷至上或有兵字今若分為四道每道各置三萬人擇要害地屯聚

一處使有隱然之望或無分字隱方作𭄿○按漢書隱若一敵國方本非是審量

事勢乘時逐利可入則四道一時俱發使其狼狽驚惶

首尾不相救濟四或作諸若未可入則深壁高壘以逸待勞

自然不要諸處多置防備臨賊小縣可收百姓於便地

作行縣以士領之使免散失

一蔡州士卒為元濟迫脅勢不得已遂與王師交戰原

其本根皆是國家百姓進退皆死誠可閔傷宜明勅諸

軍使深知此意當戰鬬之際固當以盡敵為心若形勢

已窮不能爲惡者不須過有殺戮喻以聖德放之使歸銷其兇悖之心貸以生全之幸自然相率棄逆歸順一論語曰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比來征討無功皆由欲其速捷有司計筭所費苟務因循小不如意即求休罷河北淮西等見承前事勢知國家必不與之持久併力苦戰幸其一勝即希冀恩赦朝廷無至忠憂國之人不惜傷損威重因其有請便議罷兵往日之事患皆然也往或作近臣愚以爲淮西三小州之地元濟又

甚庸愚而陛下以聖朝英武之姿用四海九州之力除此小寇難易可知泰山壓卵未足為喻

一兵之勝負實在賞罰賞厚可令廉士動心罰重可令凶人喪魄（廉方作戰非是）然可集事不可愛惜所費憚于行刑（然或作則）

一淄青恒兾兩道與蔡州氣類畧同今聞討伐元濟人情必有救助之意（伐或作罰下同）然皆暗弱自保無暇虚張聲勢則必有之至於分兵出界公然為惡亦必不敢宜特

下詔云蔡州自吳少誠已來相承為節度使亦微有功效少陽之沒（陽或作誠非是）朕亦本擬與元濟恐其年少未能理事所以未便處置待其稍能緝綏然擬許其承繼今忽自為狂勃（擬或作後勃或作悖）侵掠不受朝命事不得已所以有此討伐至如淄青恒州范陽等道祖父各有功業相承命節年歲已久朕必不利其土地輕有改易各宜自安（節下或有制字而無節字○今按李德裕之討澤潞正用此策以伐其交世以為奇不知韓公已言之矣）如妄自疑懼敢相扇動朕即赦元濟不問迴軍討之自

然破膽不敢妄有異説

右前件謹録奏聞伏乞天恩特賜裁擇謹奏

論變鹽法事宜狀

長慶二年張平叔為戸部侍郎上疏請官自賣鹽可以富國强兵陳利害一十八條詔下其説令公卿詳議公與韋處厚條詰之事遂不行平叔所陳十八條此可見者十六方云白樂天作平叔判度支詞曰計能析秋毫吏畏如夏日東坡曰此必小人也按柳氏家訓平叔後以贓敗窮失官錢四十萬緡是宜以此終也樊曰食貨志云自兵興河北鹽法羈縻而已至皇甫鎛又奏置推鹽法如江淮推法犯禁歲多及田弘正舉魏博歸朝穆宗命

河北罷榷鹽戶部侍郎張平叔議榷鹽法弊請官糶鹽可以富國詔公卿議可否中書舍人韋處厚兵部侍郎韓愈詰之以為不可平叔屈服平叔所陳利害凡十八條公為隨條分析處厚則發十難以折之云

張平叔所奏鹽法條件

右奉勑將變鹽法事貴精詳宜令臣等各陳利害可否聞奏者平叔所上變法條件臣終始詳度恐不可施行各隨本條分析利害如後

一件平叔請令州府差人自糶官鹽收實估匹段省司

準舊例支用自然獲利一倍已上者臣今通計所在百姓貧多富少除城郭外有見錢糴鹽者十無二三多用雜物及米穀博易鹽商利歸於已無物不取或從賖貸升斗約以時熟填還用此取濟兩得利便今令州縣人吏坐鋪自糶利不關已罪則加身不得見錢及頭段物恐失官利必不敢糶變法之後百姓貧者無從得鹽而食矣求利未得斂怨已多自然坐失鹽利常數所云獲利一倍臣所未見

一件平叔又請鄉村去州縣遠處令所由將鹽就村糶易不得令百姓闕鹽者臣以為鄉村遠處或三家五家山谷居住不可令人吏將鹽家至戶到多將則糶貨不盡少將則得錢無多無或作不計其往來自充粮食不足比如商人或自負擔斗石往與百姓博易所冀平價之上利得三錢兩錢不比所由為官所使到村之後必索百姓供應所利至少為弊則多此又不可行者也

一件平叔云所務至重須令廟堂宰相充使臣以為若

法可行不假令宰相充使若不可行雖宰相為使無益也（下若字或作令或有若字無下十一字）又宰相者所以臨察百司考其殿最（或無者字或無又者二字）若自為使縱有敗闕遣誰舉之此又不可者也

一件平叔又云法行之後停減鹽司所由糧課年可收錢十萬貫（方無一件字○今按此別是一條當有一件字）臣以為變法之後弊隨事生尚恐不登常數安得更望贏利

一件平叔欲令府縣糶鹽每月更加京兆尹料錢百千

司録及兩縣令每月各加五十千其餘觀察及諸州刺史縣令録事參軍多至每月五十千少至五千三千者臣今計此用錢已多其餘官典及巡察手力所由等粮課仍不在此數通計所給每歲不下十萬貫未見其利所費已廣平叔又云停鹽司諸色所由粮課約每歲合減得十萬貫錢或無所由二字今臣計其新法亦用十萬不啻減得十萬却用十萬所亡所得一無贏餘也平叔又請以糶鹽多少為刺史縣令殿最多者遷轉不拘常例如

闕課利依條科責者刺史縣令職在分憂今惟以鹽利多少為之升黜不復考其治行非唐虞三載考績黜陟幽明之義也

一件平叔請定鹽價每斤三十文又每三百里每斤價加收二文以充脚價量地遠近險易加至六文脚價不足官與出名為每斤三十文其實已三十六文也上也字方本無文字今鹽價京師每斤四十諸州則不等此變法之後祇校數文於百姓未有厚利也祇方本作只脚價用五文者官與

出二文用或作每二或作三用十文者官與出四文是鹽一斤官糶得錢名為三十其實斤多得二十八少得二十六文折長補短每斤收錢不過二十六七百姓折長補短每斤用錢三十四則是公私之間每斤常失七八文也下不及百姓上不歸官家積數至多不可遽筭以此言之不為有益平叔又請令所在及農隙時併召車牛盤鹽送納都倉不得令有闕絶者州縣和顧車牛百姓必無情願事須差配然付脚錢百姓將車載鹽所由先皆無

檢齊集之後始得載鹽及至院監請受又須待其輪次不用門戶皆被停留輸納之時人事又別凡是和顧無不皆然百姓寧為私家載物取錢五文不為官家載物取十文錢也（文下或無錢字）不和顧則無可載鹽和顧則害及百姓此又不可也

一件平收稱停減鹽務所由收其粮課一歲尚得十萬貫文（尚或作計）今又稱既有巡院請量閒劇留官吏於倉場勾當要害守捉少置人數優恤粮料嚴加把捉如有漏

失私糶等並準條處分者平叔所管鹽務所由人數有幾量留之外收其粮課一歲尚得十萬貫此又不近理也比來要害守捉人數至多尚有漏失私糶之弊今又減置人數謂能私鹽斷絶此又於理不可也

一件平叔云變法之後歲計必有所餘日用還恐不足謂一年已來且未責以課利後必數倍校多者此又不可方今國用常言不足若一歲頓闕課利為害已深雖云明年校多豈可懸保此又非公私蓄積尚少之時可

行者也

一件平叔又云浮寄姦猾者轉富土著守業者日貧若官自糶鹽不問貴賤貧富士農工商道士僧尼并兼游惰因其所食盡輸官錢并諸道軍諸使家口親族遞相影占不曾輸稅若官自糶鹽此輩無一人遺漏者臣以此數色人等官未自糶鹽之時從來糴鹽而食不待官自糶然後食鹽也糶上或有來字○今按文勢恐於字上更有從字今亦補足若官不自糶鹽此色人等不糴鹽而食官自糶鹽即糴而食

之則信如平叔所言矣若官自糶與不自糶皆常糶鹽而食則今官自糶亦無利也所謂知其一而不知其二見其近而不見其遠也國家榷鹽糶與商人商人納榷糶與百姓國或作官則是天下百姓無貧富貴賤皆已輸錢于官矣不必與國家交手付錢然後為輸錢于官也

一件平叔云初定兩稅時絹一匹直錢三千今絹一匹直錢八百百姓貧虛或先取粟麥價及至收穫悉以還債又充官稅顆粒不殘若官中糶鹽一家五口所食鹽

價不過十錢隨日而輸不勞驅遣則必無舉債逃亡之患者舉債或作舉債臣以為百姓困弊不皆為鹽價貴也今官自糶鹽與依舊令商人糶其價貴賤所校無多通計一家五口所食之鹽平叔所計一日以十錢為率一月當用錢三百是則三日食鹽一斤一月率當十斤三百是方作三百六十足云或云六十字恐羨非蓋鹽每斤已當三十六文月當十斤則三百六十也足或作是屬下句○今按平叔所究鹽價一斤止三十文韓公通計民間所加脚費多者一月或至三十六文耳其地近者自不及此難預計也故此上文但云一日以十錢為率則一月安得用三百六十乎其六十字當依或說刪去足改作是

而屬下句為當新法實價與舊每斤不校三四錢以下通計五口之家以平叔所約之法計之賤於舊價日校一錢月校三十不滿五口之家所校更少然則改用新法百姓亦未免窮困流散也初定稅時一匹絹三千今只八百假如特變鹽法絹價亦未肯貴五口之家因變鹽法日得一錢之利豈能便免作債收穫之時不被徵索輸官稅後有贏餘也以臣所見百姓困弊日久不以事擾之自然漸校不在變鹽法也今絹一匹八百百姓尚多寒

無衣者若使疋直三千則無衣者必更衆多況絹之貴賤皆不緣鹽法以此言之鹽法未要變也

一件平叔云每州糶鹽不少長吏或有不親公事所由浮詞云當界無人糶鹽臣即請差清强巡官檢責所在實戶據口團保給一年鹽使其四季輸納鹽價口多糶少及鹽價遲違請停觀察使見任改散慢官其刺史已下貶與上佐其餘官貶遠處者平叔本請官自糶鹽以寛百姓令其蘇息免更流亡今令責戶口團保給鹽令

其隨季輸納鹽價所謂擾而困之之意也百姓貧家食鹽至少或有淡食動經旬月若據口給鹽一無鹽字依時徵價辨與不辨並須納錢遲違及違條件觀察使已下各加罪譴一本譴作於字又無下文苟字苟官吏畏罪必用威刑臣恐因此所在不安百姓轉致流散此又不可之大者也

一件平叔請限商人鹽納官後不得輒於諸軍諸使覔職掌把錢捉店看守莊磑祝曰磑磨也世本公輸般作之○磑五對切以求影庇請令所在官吏嚴加訪察訪一作防如有違犯應有資

財並令納官仍牒送府縣充所由者臣以為鹽商納榷為官糶鹽子父相承坐受厚利比百姓實則校優（則一作有）今既奪其業又禁不得求覓職事及為人把錢捉店看守莊磑不知其罪（其一作何）一朝窮蹙之也若必行此則富商大賈必生怨恨或收市重寶逃入反側之地以資寇盜此又不可不慮也

一件平叔云（叔下疑當有云字或稱字之類今亦補足）行此策後兩市軍人富商大賈或行財賄邀截喧訴請令所由切加收捉如

獲頭首所在決殺連狀聚衆人等各決脊杖二十檢責
軍司軍戶鹽如有隱漏並準府縣例科決并賞所由告
人者此一件若果行之不惟大失人心兼亦驚動遠近
不知糶鹽所獲幾何而害人蠹政其弊實甚
右前件狀奉今月九日勅令臣等各陳利害者謹録奏
聞伏聽勅旨

別本韓文考異卷四十

別本韓文考異補遺

宋 王伯大 重編

聯句

有所思聯句 此下三聯句方云見孟東野集

相思繞我心日夕千萬重年光坐婉娩春淚銷顏容 郊

臺鏡晦舊暉庭草滋深茸望夫山上石別劍水中龍 愈

遣興聯句 說見上

我心隨月光寫君庭中央郊月光有時晦我心安所忘愈常恐金石契斷為相思腸郊平生無百歲岐路有四方愈四方各異俗適異非所將郊駑蹄顧挫秣逸翮遺稻粱愈時危抱獨沉道泰懷同翔郊獨居久寂默相顧聊慨慷愈慨慷丈夫志可以耀鋒鋩郊蘧甯知卷舒孔顏識行藏愈殷鑒諒不遠佩蘭永芬芳郊茍無夫子聽誰更知音揚愈

贈劍客李園聯句同上

天地有靈術得之者唯君郊築爐地區外積火燒氛氲愈照海鑠幽怪滿空歘異氛郊山磨電奕奕水淬龍蝹蝹愈太一裝以寶列仙篆其文郊可用懾百神豈惟壯三軍愈有時幽匣吟忽似深潭闇郊風胡久已死此劒將誰分愈行當獻天子然後致殊勳郊豈如豐城下空有斗間雲愈

遺詩

同竇牟韋執中尋劉尊師不遇

方云此詩得於五竇聯珠集公時任都官外郎同洛陽令竇公河南令韋執中以訪之元和五年也詩以同尋師爲韻人各一首洪氏年譜亦見

秦客何年駐仙源此地深還隨躡屐騎來訪馭風襟院閉青霞入松高老鶴尋猶疑影形坐敢起竊桃心

春雪

方云此詩得於文苑英華其後即以正集中春雪詩首句云新年都未有芳華者系之疑亦公作也已上並方本所載諸本所無者今悉存之諸本更有遺文一卷方獨取贈族姪嘲鼾睡三篇餘並不錄今並附見于後其可疑者亦但存其目而不載其文云

片片驅鴻急紛紛逐吹斜到江還作水著樹漸成花越喜飛排瘴胡愁厚蓋砂兼雲封洞口助月照天涯暝見迷巢鳥朝逢失轍車呈豐盡相賀寧止力耕家

贈族姪上或有徐州字

我年十八九壯氣起胷中作書獻雲闕辭家逐秋蓬歲時易遷次身命多厄窮一名雖云就片禄不足充今者復何事卑棲寄徐戎蕭條資用盡獲落門巷空朝眠未能起遠懷方鬱悰擊門者誰子問言乃吾宗自云有奇

術深妙知天工既往悵何及將來喜還通期吾語非佞當為佐時雍

嘲鼾睡

洪曰李希聲家有退之遺詩數十篇希聲云皆非也獨嘲鼾二篇似之錄于末

澹師晝睡時聲氣一何猥頑飈吹肥脂坑谷相嵬磊雄哮乍咽絶每發壯益倍有如阿鼻尸長喚忍衆罪馬牛驚不食百鬼聚相待木枕十字裂鏡面生痱瘤上音肥下音溜韓曰痱瘤腫病也鐵佛聞皺眉石人戰搖腿孰云天地仁吾欲

責真宰幽尋虱搜耳猛作濤翻海太陽不忍明飛御皆
墮怠乍如彭與黥呼冤受葅醢又如圈中虎號瘡兼吼
餧雖令伶倫吹苦韻難可改唯令巫咸招寬爽難復在
何山有靈藥療此願與採澹公坐臥時長睡無不穩吾
嘗聞其聲深慮五藏損黃河弄濆瀑梗澀連拙鮌南帝
初奮槌鑿竅洩混沌韓曰莊子南海之帝儵與中央之帝混沌善謀報其德曰人皆有七竅以視所食息此獨無有試鑿之日鑿一竅七日而混沌死逈然忽長引萬丈不可
忖謂言絕於斯繼出方袞袞幽幽寸喉中草木森苯尊

上音本下音忖韓曰苯蓴草木叢生也 盜賊雖狡獪亡魂敢窺閽鴻蒙總合雜詭譎騁戾狠乍如鬬啜啜忽若怨懇懇賦形苦不同無路尋根本何能堙其源惟有土一畚

畫月

玉盌不磨著泥土青天孔出白石補兔入臼藏蛙縮肚桂樹枯株女閉戶陰為陽羞固自古嗟汝下民或敢侮戲謿盜視汝目瞽

贈張徐州莫辭酒

莫辭酒此會固難同請看工女機上帛半作軍人旗上紅莫辭酒誰爲君王之爪牙春雷三月不作響戰士豈得來還家

辭唱歌

諸本注云此篇恐非公作今姑存之

抑逼教唱歌不解看豔詞坐中把酒人豈有歡樂姿幸有伶者婦其身如柳枝但令奉君酒如醉如憨癡聲自肉中出使人能逶隨復奉慳恡者贈金不皺眉豈有長

直夫喉中聲雌雌君心豈無恥君豈是女兒君教發直言大聲無休時君教哭古恨不肯復呑悲乍可阻君意豔歌難可為

知音者誠希

韓曰古詩不愁歌者苦但傷知音希

知音者誠希念子不能别行行天未曉攜手踏明月

酬藍田崔丞立之詠雪見寄

京城數尺雪寒氣倍常年泯泯都無地茫茫豈是天崩

奔驚亂射揮霍訝相纒不覺侵堂陛方應折屋椽出門
愁落道上馬恐平轥朝鼓矜凌起山齋酩酊眠吾方嗟
此役君乃詠其妍水玉清顏隅波濤盛句傳朝飧思共
飯夜宿憶同氊舉目無非白雄文乃獨玄

潭州泊船呈諸公

夜寒眠半覺鼓笛鬧嘈嘈闇浪舂樓堞驚風破竹蒿主
人看使範客子讀離騷聞道松醪賤何須恡錯刀

飲城南道邊古墓上逢中丞過贈禮部衛員外

少室張道士

偶上城南土骨堆共傾春酒三五杯爲逢桃樹相料音聊理不覺中丞喝道來

池上

池上無風有落暉楊花晴後自飛飛爲將纖質淩清鏡濕却無窮不得歸

記

監軍新竹亭記今按此文恐非公作今刪去

書

答侯生問論語書

補註 公作論語傳未成而歿見於張籍祭詩下於洪慶善之兄者甚明今世所傳如宰予晝寢以書作晝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以三月作音浴乎沂以浴作沿子在回何敢死以死作先雖甚鄙賤然為伊川之學者皆取之

愈白侯生足下所示論語問甚善聖人踐形之說孟子詳於其書當終始究之若萬物皆備於我反身而誠是也苟有偽焉則萬物不備矣踐形之道無它誠是也足

下謂賢者不能踐形非也賢者非不能踐形能而不備耳形言其備也所謂具體而微是也充實之謂美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充實則具體未大則微夫或去聖一間或得其一體皆踐形而未備者唯反身而誠則能踐形之備者耳愈昔註解其書而不敢過求其意取聖人之旨而合之則足以信後生輩耳此說甚爲穩當切更思之

墓誌

相州刺史御史中丞田公故夫人魏氏墓誌銘

下或注并序字○今按此篇不類公它文且云元和八年則又非少作其非公作無疑今

刪去

啓

皇帝即位賀宰相啓

愈啓伏見冊命皇帝以閏月三日嗣臨大位以主神人含生之類孰不蒙賴相公翼輔聖明大慶資始伏惟永永與國同休愈下情不勝慶躍限以所守不獲隨例拜

賀謹差某奉啟不宣謹啟

狀

奏汴州得嘉禾嘉瓜狀

方本有之以附嘲鼾睡詩之後云此篇見文苑英華蓋為董晉作董晉行狀亦可攷

右謹按符瑞圖王者德至於地則嘉禾生伏惟皇帝陛下道合天地恩霑動植邇無不協遠無不賔神人以和風雨咸若前件嘉禾等或兩根並植一穗連房或延蔓敷榮異實共蔕既叶和同之慶又標豐稔之祥感自皇

恩徽莖何極於造化親逢嘉瑞小臣喜遇於休明無任

皇帝即位賀諸道狀

伏見勅命皇帝以閏正月三日嗣臨寶位海内惟新凡在臣庶不勝慶幸惟俯同下情未由拜賀但增馳戀謹奉狀不宣某再拜或無此三字

皇帝即位降赦賀觀察使狀

二月五日恩赦今月二十四日夘時到州當時集百官僧道百姓宣示訖聖上以繼明之初垂惟新之澤曲成

不遺於萬物大賚遂延於四海寰宇斯泰品類皆蘇渥恩普霑遠近同慶（蘇渥或乙此二字非是）愈以藩條有制拜賀無由不勝欣抃之至謹差萍鄉縣丞李某奉狀陳賀（某或作於）

潮州謝孔大夫狀

此篇見洪氏年譜方氏增考云公既南行家亦隨逐二月二日已過商州之南而此狀言七月二十七日牒則八月作也不知其家何故猶未至潮又姪孫湘亦從公而南故宿曾江口有示湘詩而過始興江口詩謂目前百口還相逐與狀言妻子孫姪未到者皆不相應此狀恐妄也○今按公之到郡既不見年月之實則此狀亦無由可攷方氏引曾江始

與二詩以訂此狀之妄蓋亦有理但恐或是已過始與留家在後而獨先到郡亦不可知但其狀詞頗類袁州申使狀則又未有以必見其妄故今日存之亦闕疑之意也

伏奉七月二十七日牒以愈貶授刺史特加優禮以州小俸薄慮有闕乏每月别給錢五十千以送使錢充者開緘捧讀驚榮交至顧己量分慚懼益深欲致辭為讓則乖伏屬之禮承命苟貪又非循省之道進退反側無以自寧其妻子男女并孤遺孫姪奴婢等尚未到官窮州使賔罕至身衣口食絹米足充過此以往實無所用

積之於室非康者所爲受之於官名且不正恃豢眷待

輒此披陳